

在时光里慢慢变老

陈群洲

林徽因

世上女人所想要的一切，一样不缺
 显赫的身世。美貌。智慧与才华

她的故事，广泛流传在民国以来的各种版本
 关于女神的命名，跟诗人和哲学家悱恻缠绵的爱

自她弱不禁风的身子骨里，上帝陆续取出了
 惊天动地的美学构想：从梁家兄妹从诚、再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

神，有时也有致命之处。酒窝盛满阳光，而肺部阴影不断扩大
 五十一岁那年，她从太太客厅搬到地下室里

门牌上的诗行有如她独一无二的美丽与恬静
 这里，长眠着林徽因。她，是建筑师、诗人和母亲

秦谷的生活

小雨过后，水边雾岚轻卷
 更高处，有炊烟升起
 若有隐若现的香，从酒肆传来

门前屋后的柿子红了，仿佛被秋风点亮的灯笼照着向晚的村庄
 满陇的稻子举着野黄金。油桐熟了
 茶子熟了。油榨坊传出的撞击声
 象山谷里绵长的号子，回荡在魏晋南北朝以来

牧童在牛背上移动暮色
 妇人们摇动纺车，用一根根细线织着世外桃源里，比时光还长的生活

伊姆加德，
 一个人在时光里慢慢变老

故事是从一台旧式打字机开始的
 中国留学生季羨林认识了她，同学的房东
 德国少女伊姆加德。请她打毕业论文谈好的报酬，是要陪她游遍
 哥廷根的大街小巷，每一处角落

接下来的时光无比甜蜜。一同去市政厅广场的
 草坪上喂鸽子。看浪漫的午夜电影



林荫路上，两个年轻人手牵着手，情意绵绵

纯属意外。几乎是爱情爆发的同时祖国的抗战爆发了。书生报国。季羨林必须回去

伊姆加德留不住他。但留住了过往六十年之后。房间里的摆设还跟当年一模一样
 依旧是洁白的桌布，银灰色的旧式打字机
 桌前并排放着小方凳和深蓝色沙发窗台上，薰衣草的爱情永开不败

终生未嫁。伊姆加德在时光里慢慢变老了
 不是她不懂风情。为爱刻骨铭心她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心胸再宽广也无法容下两颗心

别处

蒋志武

心灵的神秘岛

点烟，火救活了烟叶
 肺部呼吸的空气中增加了苦难
 心被什么所迷惑，心就朝一个方向想
 我感觉树叶在靠近，轻柔的抵达会让人虚惊一场

心灵有什么？当夜色笼罩了街区
 雨水遇到了建筑，空寂的走廊
 传来人的声音，一首诗
 将从铺有暗色底部的庇护开始

我们必须得到新的语言
 在心灵空寂的内部，在岸边
 一座无人的岛屿
 已有自己的防线

献给孩子们

屋顶上的古代瓦片
 在风中向下滑动
 时间提醒某种过旧的东西
 保持着克制

抽象的矿石在冰冷的泥土中
 沉默了多年
 暖阳从上午扩大，照射了整座山岗
 正午的怪兽，在玻璃上悄悄行走
 它的背后已有撤退的道路

我们尝试冬天中取暖
 吐出火焰
 那些整天说爱我的娃娃
 去了哪里？

别处

火焰上方，颓败的花在行走
 它们在焚烧
 产生红黄蓝绿的光
 这绚烂的颜色瞬间即逝
 如花的落脚点

而在黑暗的郊区
 新生的花朵正向外激情着
 花香和未知，墙纸已被剥离
 一个爱火的男孩
 将聚拢的干枝运到了
 遥远和干燥的土地

那里，有自由的焚烧
 有风的追踪
 有一个爱火男孩的别处
 而我，很多时候
 连香烟上燃尽的烟灰
 都不愿意弹掉

烂熟（外两首）

梅苔儿

逃离的路径只有一条
 要经过一大片油菜花，豌豆花
 走上一条长满猪秧秧草和益母草的小径
 那个矮小妇人，在浏阳河畔
 低头，俯身。手握磁铁
 挖掘，或小柴刀
 她在磁场中心。脊背朝天

菜地里常年绿膏汹涌，蜂蝶追逐
 大部分菜叶上留有鸟雀啄食的齿印和肉青虫啃噬的洞眼
 刚抽嫩芽的花生苗和豆苗又被土蚕咬断
 她耐心地种上两遍，三遍。收工
 扯一把蒲公英，带回去喂大白鹅
 等厨房飘出农耕味道的炊烟
 星星们像孩子，陆续回来

我暂离钉子中心，收起一千种利器
 明明已经烂熟。可面对母亲的生活半径
 还是会为自己的一腔孤勇
 而悲怆，而羞惭

沉香屑

时间的光刚刚捻亮
 这濒死之蝶，又扇动黑色之翅

可以供出心跳得最快的那段
 一个人内在的抒情
 是不宣之境
 用来囚禁神性和蜜

在一缕香里
 我把自己交出
 一具沾染油渍的肉身
 却不溶于尘世之水

铜绿一点一点地锈过来
 而所有未知的事物
 沉重或轻巧的部分
 皆有微香可获取

落日

我注视它。光芒不再闪耀
 可以容我久久注视

余晖无意漏下
 被一大丛低矮的灌木截获

群山俯首，天空即将对折
 这个悲伤的王国
 白昼渐渐消逝

它纵身一跳
 我有打捞之心
 却失手于地心引力

风把星星吹熄
 影子却长了眼睛，最先找到我
 我已替自己冠冕
 黑暗本身自带光芒

在沉降的对面
 升起来。返回自己

永不消逝的水滴

（外二首）

王馨梓

必须透过一双眼睛才能看清

是溪流流进了眼睛。还是
 眼波流进了溪水

他们在田野里奔跑。纸飞机
 模仿白鹭的滑翔

田埂上覆着毛茸茸白雾的小甜瓜
 长什么样
 他们就是什么样。

小蓬草、水稻、牵牛花上的蝶虫
 是一双双清澈的眼睛

褐色石头里蹦出的螃蟹也是
 伸长脖子喝水的老牛
 也是。

甚至栅栏、梧桐、老屋、寂静的坟墓
 整个田野、天空，泛黄的时光
 时光里渐渐清晰的小小身影

那时你不知自己是一滴水。

从他们飞溅的身影中，你看见旷野
 永不消逝的水滴。

情人节

深夜十一点
 他们从后胡同里步行回家
 夜色幽幽，微风轻拂
 话题围绕影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聊着聊着，她突然站定
 呃，有没有发现，与我相处久了
 你的深度也日益增加了
 是哦，我的深度增加了，高度却降下来了
 他伸在半空中的头颅，比平日更加夸张地
 俯往地面，与她决堤般的笑声
 比了比肩。

王村鱼干

还没到过王村呢
 鱼儿忍不住先来了
 那是五百里外的酉水
 那里有灰脊背的鱼群和摇摇欲坠的
 星群
 那是人间净地
 那里有我要看望的
 给鱼儿下命令的人